白華前稿

白華前稿卷第十一

南滙　吳省欽　沖之

序一

六書音均表序

予友金壇段氏玉裁六書音均表旣成有問於予者曰是書何以作讀之將何用也曰是書爲古音而作也古今語言不同古音不明不獨三代秦漢有韻之文不能以讀其無韻之文假借轉注音義不能知立乎今日而譚三代秦漢之音是書爲之古人也曰鄭氏庠㴱氏第顧氏炎武江氏永之書何如曰鄭氏諸人之書善矣或

分所當合或合所當分得是書而義始備也曰今官韻依劉淵之一百十七部而顧氏江氏及是書依陸氏法言二百六部之舊何也曰必依二百六部之舊而後可由今韻以推古韻也如支脂之分爲三尤與侯元與魂痕各分爲二皆與三百篇合而一百十七部者去之遠也曰是書何以於顧氏十部江氏十三部之後確然定爲十七部也曰詩三百篇之韻確有是十七部而顧氏江氏分析未備其平入分配多未當是書上溯三百篇下沿廣韵廣韵分爲數韵而三百篇合爲一韵者則爲一部三百篇在此部而廣韵遂入於他部是爲古今音

轉移不同是書第一表及第四表古本音之義也然則一韵而所分數韵者何也曰音之變也冬鍾之後而爲東支脂之之後而爲佳哈耕清之斂而爲青眞之斂而爲先十七部皆有是也第二表何以作也曰今韵於同一諧聲之偏旁而互見諸部古音則同此諧聲卽爲同部故古音可審形而定也曰以古之本音正後人合韵協音之說之非矣而仍言合韵何也曰古與今異部是爲古本音如郵謀尤古在之咍部而今在尤幽部曹莜茅滔古在尤幽部而今在蕭宵肴豪部是也古與古異部而合用之是爲古合韵如毋字古在之咍部詩

凡十七見而蝃蝀協雨與字古在蒸登部詩凡五見而大明協林心是也知其分而後知其合知其合而後愈知其分凡三百篇及三代秦漢之音研求其所合又因所合之多寡遠近及異平同入之處而得其次第此十七部先後所由定而第三表及第四表古合韻之義也曰古四聲與今四聲不同何也曰古今部分之轉移不同若是其四聲之轉移不同猶是也其言表何也曰暴諸外以示人也是太史公十表之義也其言音均何也曰古言均今言韵也韵韻皆不見於說文而韵字則見於薛尚功所載曾侯鐘銘是也其冠以六書何也曰知

此而古指事象形諧聲會意之文舉得其部分得其音韵知此而古假借轉注舉可通故曰六書首均表也然則讀之而苦其難何也曰於今韵則依廣韵部分於字書則宗說文解字於古音則崇三百篇及羣經有韵之文於言古音之書則考顧氏音學五書江氏古韵標準以三百篇及周秦所用正漢魏以後轉移之音而歷代音韵沿革源流以見而陸氏部分之故以見而顧氏江氏之未協者以見彼吳氏棫楊氏慎毛氏奇齡之書無論矣問者曰有是哉遂書之以爲釋例

上古天子稱皇其次稱帝次稱王次者以世次言若易伏羲爲上古文王爲中古孔子爲下古也孔子序書斷自唐虞蓋唐虞以前之書具掌周外史楚倚相能讀之而無徵不信後人三皇五帝之稱亦不同三皇秦博士以謂天皇地皇泰皇鄭元鄜諮長以謂伏羲女媧神農宗均譙周以謂燧人伏羲神農孔安國皇甫謐以謂伏羲神農黃帝應劭以謂伏羲神農祝融至五帝載月令者乃天之五行之神孔安國以少昊顓頊帝嚳堯舜爲五帝皇甫謐因之司馬遷本五帝德之訓以黃帝易去少昊其自序曰維昔黃帝法天則地四聖遵序各成法

度特少昊不宜去遷從安國問故不宜有異同若蔡邕所言庖犧神農稱皇堯舜稱帝是第舉其盛者爲言而非以槩三五也宋胡宏仁仲撰皇王大紀改泰博士之泰皇爲人皇以合天皇地皇而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爲五帝世升世降名實互歧又緯書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八萬歲之說司馬彪采之歷志亦信千古虛誕不經其爲羅泌路史陳恕通鑑外紀之曰實也久矣東武王君紫緒博學好古推金氏履祥通鑑前編之義於六紀十紀諸號削而不書於三皇五帝据孔氏序爲斷而以胡氏天地人之名分系於三后之上其紀三代則自

夏禹丙子受終至周赧王乙巳入秦獻地而止其義謹而嚴其事典而質其言物而序考藝折衷是拖前錄錄之言采也取也記也籍也摯虞三輔決錄張勃吳錄張詮前燕錄之屬皆史之偏者以三皇五帝宜曰書以三代宜曰史惟唐宋後史官編起居所記曰實錄以今法錄三皇五帝與三代之實此之謂微此之謂書若史

正史異同例序

漢儒之釋經曰故曰微曰通自章句箋傳之名起而釋春秋者多以例著如鄭衆牒例何休論例賈逵劉陶荀爽劉寔條例杜預既爲釋例又分左氏傳爲正例變例

非例史之體紀載祖尚書編年祖春秋體郎例也左氏
傳以編年爲紀載故史例尤近春秋後世讀史之家若
章懷太子裴松之顏師古之徒網羅散佚補正舊文既
以爲功臣吳兢蘇轍呂祖謙之徒又以援切今古議論
短長爲之諍子夫之二者所持不同而於例皆無所與譬
之於醫例其方藥也義其脈也知脈之陰陽沈浮小大
虛實而非有方藥以劑之善治者且束手也三史之學
殷脩謂亞於六經然司馬八書班氏十志范氏志
乃缺焉其間律歷輿服儀衞多以分氏族職官或以合
皇后一也或紀或世家或傳或與諸子同傳不同釋老

一也或傳或附方伎或志不同儒林一也或文學或分道學不同悉數類舉不能終物惟其義各有在而例不患無可準與無可通前創者後因彼沿者此革假令拘牽故事如陸游所譏史官筆削有定本個個一樣在修日歷者固然而不可以例一代之史史有通有專有偏有野有逸其正史列學官者唐以三宋以十七明以二十一今合舊唐書明史爲二十三恂叔先生讀之而例之辨以羼僭以眩雖其統不盡正而史無不正故名之曰正史異同例任史職者於是焉求之庶幾方書具在而昌陽豬苓之惟吾用焉已往予讀潘昂霄金石例王

行墓銘舉例黃宗羲金石要例以謂志墓表墓之作非例不成史料且然作史者其可鹵莽是書也㮚不惟作史者於是取裁且因以推春秋之例而發經傳之旨通也微也故也郎釋經可矣而史豈少哉

銅鼓書堂集古印譜序

㳿叔先生有官私古銅印甚夥擇其尤雅者若干藏銅鼓之書堂而譜之以廣其傳銅鼓者先生官粵時所得歸而名其堂者也古金石之文鐘鼎尚矣人或利其用而見銷惟印物小質輕古官私大小不甚相懸不足以誨盜故流傳多得至今而贋印又不如贋他器之値厚

故作僞者不恒有焉夫以贗之者較少傳之者較多而未聞譜至數百餘之多者此不好之故而非盡力之不能得也先生學博而思精閒語予斯譜所存凡官爵族里確可定爲漢時物者什不啻八九餘亦不落輓近要不敢槩名漢印故竊取歐陽子之義以集古名之而予以僉夫範銅之鼓昉自伏波諸葛瀰遞而降代有其製世之宦遊滇粵閒者蒐致珍祕雖必知其不盡出於漢而率以漢自夸先生鄙而不爲於圖左史右之閒摩挲古澤以發皇其耳目而尚論古人此書堂之所自名卽此譜可知矣其文籀斯邈其形楕圜方其紐虎蛇龜螭

其數五百質皆銅先生能刻花乳石及竹木根文甚奇古見者詫謂銅也脫煎銅倣之去皆壓遠矣

蜀字匡繆序

凡將訓纂蜀之言小學者皆號將已不復存孟氏刻有石經漸滅一也予以癸巳三月晟校成都賞猥淵字別字之太且甚者爲蜀字糾繆頃再試將稍見懲改爰以旁郡雜出之字隨手舉之而正之名曰匡繆取顏氏語也顏氏意在小學視西齋糾繆爲史學而言者尤切近云爾

白士字正序

凡此字誤用彼字者後漢儒林傳謂之別字今轉音謂之白字傳所謂近鄙字即今俗字亦謂之土字范氏桂海虞衡志謂之土俗書者也顏氏干祿字書分為三體曰通曰正曰俗顧俗或可沿或不可沿俗之沿愈歧愈甚以意增省以意顛倒不識字而挑筆為爻文亦槩可知矣往予視學四川以諸生之承襲訛舛作蜀字匡謬一編行之五年稍見遷改茲役試目未暇試士適見書院課卷錯雜之字了了可數因檢向所編匡謬舉示之輒忻忻視笑以謂莫逆并請於蜀所有而此無者刪之蜀所無而此有者增之其別誤之字附著於編而名之曰

自土字正字之近鄙與別不盡此乃於素習用者不啻思過半焉倘津而逮之有說文解字在

學古錄序

治者道之迹也唐虞以來禮樂政刑之迹不同其所以爲治一也六經之道微矣其迹惟周官禮攷者王莽之世劉歆依仿時事以僞經竄入其間今漢制可考者班氏十志而外漢儀王氏抄撮傳述凡得四卷而鄭氏多以漢法說經畸零詰屈殆等於不賢者之識小焉唐之六典開元禮宋之政和五禮元典章明集禮會典諸書迹具在也而不盡衷於道至唐杜氏宋鄭氏馬氏之通

典通志畧通考類能言其所當然而不盡能言其所以然學者知古今之變博取而約之也精而後由其迹以覩聖人之道之心將所謂一以貫之與夫百世可知者胥在是矣東安曾氏受一玩性命之旨者數十年嘗撰次孔子孟子下至宋元明諸儒爲尊聞錄八卷以繼往學又以舉政之暇舉歷代禮樂政刑治亂得失之大推本經義閒涉諸史成學古錄百數十篇擥其綱要而無叔孫綿蕝之務擷其菁華而非舉子免園之冊以是爲有本之學亦以是爲有用之文昔曾氏子之文論者以經術最醇故其言三代禮樂之制如聚處一堂而與之

進退茲之撫意爲文而文且若是者則以其學廣其思精其體大雖治之迹古今不同而撫其道即無異治予之學抑已末矣手是編而卒讀之庶幾見末知本如見古聖人禮樂政刑之迹之心而不至面牆也夫

靈豆錄序

王樓邨先生以閎博絶麗之才爲康熙中江左十五子之冠禮部試殿試皆第一時年已六十領書局數年去名滿禁中膏溉海內顧當未第時嘗即本草綱目蒐其精要勒靈豆錄一編爲田中丞雯攜去而家之人不復知乾隆乙丑先生之孫郡守箴輿得之中丞之裔丹壑

爛然手澤未墜今年秋先生之曾孫郡丞嵩高追錄其副增訂其百一示予請序之以行予以本草經論撰於神農敍伯子儀之手陶宏景爲以註釋凡三百六十五味唐愼微增至千七百四十八味李時珍於舊藥千五百十八味之外增三百七十四味陰陽水土之宜六根五藏九竅之選一君二臣三佐五使之性而民利用無所不備知醫者讀之而不以貴人不知醫者讀之而亦以博物然有類書盛行首尾衡決學者便於撿取往往不究其出處信手引用其於是書不以小學類之而以方書類之束而不觀一若即有急而無可就以求焉蓋

所失爲不少矣百穀之種稻粱菽各二十蔬菜之實之助穀者各二十大豆菽小豆荅大者圓小者長角謂之莢葉謂之藿莖謂之萁可蒸可煎可瀹而蹶光之品獻自日林燾啖一丸數日不復飢渴以先生之詩筆之有以饋貧於書固無所不讀乃剎楮所記融滓斂華惟其輾轉匿護閱數十年之久始得廣其傳而先生之學之勤業之精與郡守郡丞之賢皆不可以及讀是書者其以當記事之珠可哉

隆昌縣志序

志者史之一體古小史掌邦國之志今一國史一統志

是也外史掌四方之志今直省通志及府州縣志是也稽之實錄信之紅本其理博而詞不繁故史臣之志難而易廣之見聞考之紀載其體繁而物不博故府州縣之志易而難若近代割置之縣其地理人物史家固不詳又不可信心鑿空以爲一家之言蓋難之難者也滹州及富順榮昌之間有縣曰隆昌領氏祖禹謂故隆橋驛地因以爲名乃奏置在隆慶元年意殆如宋眞宗縣祥符高宗府紹興故事者今縣令朱君雲駿下車九年酌康氏海武功志義例撰志六篇予惟府州縣之志不第與國史一統志異即省志亦不與同康氏於其祖若

文之事累牘不休至后稷蘇武紀傳僅存二三百言要嫄廟有金時寶意寺碑其言雖不文而志不略采其所援据多削其本書之名而於元妃之履武隋煬帝之葬雷塘一無所與正自新城王文簡以謂文簡事跡訓詞爾雅而近之志府州縣者多仿為之以例四方之志而自擬於金匱所藏其意既近於僭且取便於說稱高簡以自文其不學之徒後之考職方傳者書者孰從而徵之而孰從而信之彼其於文物聲明之地而所述止此設執簡而作茲志吾知其束手爾矣君文簡而有法所采輯頗富信能擷康氏之長而舍所短者若得望縣郡而

志之信足備百二十國寶書之數也夫

富順縣志序

四川自府若廳而外直隸州九州十一縣百有十一有志可攷者十不過三四可稱者卒不過一二古山川人物之美多不能知之知之多不能言之雒水入江處爲漢江陽縣於今爲瀘州其上爲富順縣縣故江陽西北境也予友段君玉裁學廣而聞多嘗病水經注譌脫難讀於江水篇爲之補正復以雒水即中水据今證古爲攷二篇其權知是縣時以宋史隱逸傳富順薛翁即王氏應麟所稱貢香薛翁立祠致祀暇則手改舊志例類

網羅放佚成書若干卷或疑縣之士於蜀較儁其民物核臯故卑與雖急而討蒐之局纔刊之費咸趨事以底於成然眞令不爲而權令爲之非爲之難而知之難也周官司徒掌邦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域廣輪之數司險掌建九州之圖周知山林川澤之阻誦訓掌方志以知地俗所知之大小廣狹不同而不可不知則同毛氏詩傳言大夫之德凡九其七曰山川能說鄭氏以爲說有兩讀或曰說說者說其形勢也或曰述述者述其故事也有兩讀故有兩義君之所說與所述之義俱可以爲大夫而又以其所知作爲方志使九直隸州十一州

百十一縣之長吏鮮能如君之所能將誦訓之官方藉以舉其職焉其冊謂所志者之小且狹也予按部三至瀘一至方山知如是山瀕外江當以表江水而酈氏以之表雒水之非蘭祠在方山不在縣境志宜削去因君之多所知而聊舉一知如此

試言孫業序

凡所事所學謂之業舉子業謂之時文自元延祐初場試經疑今舉子排作八比其文蓋元文矜式中相因至今不特舉場用之卽童子試及諸生歲科試無不業此其擬之曰時文其重之曰書義經義視學之官涉蒞

甚勤乃明人考卷僅載披玉集我　朝則康熙間類學使光敎浙江考卷行世較遠豈所業者非耶抑考之者之未盡當耶湖北學署有孫業齋孫業謂恭順其所治經業然學記又言敬業正業正業謂先王正典敬業謂藝業之長者敬而親之夫易書詩禮樂春秋與禮樂射御書數皆曰六藝當入學考校時其藝固即經業又擊鼓徵召學士發其篋篋出其書使恭順以治之其有不率夏楚以威之是視學之有司其考試不外經業大學始敎古今一也當十年前使者典湖北鄉試少習知其文去年冬叅命視學滋懼無以宣

聖天子右文之德作人之至意甄校及暇擇其業之志乎古而不違乎時者間有刪潤校而行之其慎毋雜施而不孫哉

獨寐圖序

度曦隙十數弓枕坡環沼結亭廣函丈長松蔭之鉤簾設然橫一榻一尊宿鬖鬚秸坐青幢雙湛短童奉書策以進是錢塘徹亭姚先生之眞而錢文端公題以獨寐圖者也寐祇訓臥以其不明故訓迷以其目閉神藏故訓眛衛考槃之詩曰言曰歌曰宿宿近寐言歌近寤寤以覺言寐以寢言朱子以隱居自樂言之足矯詩序退

而窮處及鄭氏箋形貌大人寬然有虛乏之色之非蓋
關雎言寤寐此言寐寤柏舟言不寐有兔言尚寐無吪
言無寐小弁言假寐此言獨寐寐則樂不寐尚寐無寐
假寐則憂以在澗在阿在谷之非誤非過弗告其自樂
爲何如而箋謂其不忘君之惡不復入君之朝不復告
君以善道凡他詩之碩人傳皆謂大德之人而箋又以
寬邁軸爲碩人之飢狀宜孔氏正義弗之取而朱子申
其說以正之也先生寢饋六籍垂五十年尚籍諸生晚受
晉封泊焉儒素遇者不知爲貴人今湖北大中丞督儲
江安時先生就養使署賦詩斷章以獨寐老人自號槃

僉角枕無姬媵之侍洎歸道山中丞刻印一曰獨寐家
風自予交當世士夫有鄒魯之文學有唐魏之勤儉者
其俗莫美於杭先生樂道而不願乎外所欲設施中丞
舉見之行事惟其冥冥不墮故入寐而得其所安此慎
獨之所以求慊而考槃詩人曾未足以與於斯也抑予
聞澗韓詩作干文選註韓詩考槃在干澗下而黃曰干
聘禮皮馬相閒法古文閒作干是在干即在閒閒澗為
澗而衛地無澗兹之圖頫阿谷而不獺澗亦以證先生
經義之閎而其德孔大世殆有未盡知者如杭州省闈
廣場延邃學子輒患雨立中丞先世萃私錢買席合數

百或有司遂爲故事嗇於己而不嗇於人皆家風之至足多者並著之以爲明志致遠者法

贈應城張童子序

人之於事不能無所爲而爲在仁義欲利辨之而已爲身爲名欲利也爲民爲物爲君父仁義也爲君父而不顧身抑有道仁人之所難而童孺爲之是不當獎以名餌之也孔子之言孝曰病則致其憂韓子曰母疾則止於烹粉藥石未聞毀傷肢體以爲養而新史言唐陳藏器注本草拾遺謂人肉治羸疾自是民間多以父母疾刲股肉以進或給帛或旌門閭夫給帛旌門閭上之所

以教世聖人於父母之喪坊之以毀不滅性顧於其末喪而以滅性導之此韓子所謂黷政眉山蘇氏所謂怯者廬墓勇者刲股上以孝求下以名應也然使信人肉治瘉之一言而非役以人則君子無責焉然使民俗媮薄之會信人肉治瘉之一言動於其天卒其全其天則君子將有異議焉城童子張桂少孤而育於伯世璜世璜病革桂刲臂肉五寸許爲飲起之而桂日以殆其母偵知之謂治亦起事在庚子十一月時鄞縣農陳文世婦劉刲肝起其姑予同年秀水李君渠令鄞聞曰十餘敢膺之桂所居距鄞二千里歲又穉必不知其事而應

城令寶應王君嵩高亦予同年則以桂炫於予予謂此不可以教而婦孺者之心未嘗計身與名要以見教化之美昔西河毛氏謂令甲無旌刲肉者乃毛所爲刲肉詩若文凡四五見余所見刲肉事蓋此桂今年十有四矣故祖父皆諸生予以桂之行義獨出於等夷屆童試時無使蒙速成之誚故贈之以言不曰義童而曰童子俾葆其所不學不慮者以勉之學與慮焉蓋推韓子贈張童子之義云爾

白華前稿卷第十二

南滙 吳省欽 沖之

序二

澱湖詩序

乙酉冬知白止于京師嚴恖霄例一歷道俊帆請予序尊甫澱湖先生詩詩不果至也越一歲知白尚知初予既未得讀先生詩又未得見其人雖然請以獲交於知白與知白所許予者爲斷憶予庚午夏就試見山時知白已爲高材生以舉文訂緜紉知先生自辛酉貢於廷授國子監學錄即謝去不與人事者有年所居于墩距

吾邑且十舍未出拜牀下、厥後予頗他出、知白亦賦逌遊、中閒一聚首、頃放京兆試侘傺失志、日夜念歸、旣又念昌黎之稱歐陽詹、謂子不在側、而親心亦安、於是就東閣卒讀四門家書、往來間出相示、蓋先生年幾七十、而神明不衰、洞庭兩山銅坑鄧尉之間、扶杖攜幼、無歲不至、又嘗稽山陰及攝山三茅勝其所經皆形歌詠、其他田園風景之作、附葦花塍、不名一家、上洄之純下、潠之稧餘業粗足自給、遇儉歲且爲粥以食其里人、知自雖客京師、其兄弟皆侍子舍、其子以髫年未冠鵲起諸生間、崑山故重門譽、而千墩爲亭林所居、禮法斷斷

迄今勿替，毋知自舉一二事，未嘗不嘆前輩遺風猶有存者也。孟子言頌其詩，知其人，趙氏註詩歌國近，故曰頌惟蘇松兩郡，既得附於近國之義，而茶山司寇序先生詩推重甚至，則予固知先生之人與詩者，而可無一言相質耶。知自幸踴而卒業焉。

趙清泉詩序

自春申浦東百數十里，遞聚相望，而清泉趙君距予居可百里，予未識清泉，而哲弟璞函所詩最蚤，辱交好二十年，或三四年、一二年不見，見輒各出所爲詩，自來京師，相處日暱，以謂極聚首之樂矣。璞函課詩如往時，而

予有不能復暇唱渭城之嘆頗嘗上下其議論甚樂見近賢之詩往歲聞清泉寄有詠史詩亟從璞函索觀而輾轉失去不得見其人並不得讀其詩未嘗不悵悵累日也頃璞函持清泉近詩見示其地不出江南北數百里間所與游祇晨夕素心二三子較晴量雨因物起興其遇風對雨之什爲璞函而作者尤纏綿動人夫以古之詩人各長其國聲而爲風作者無取乎縱橫怪偉之觀采者無取乎推垛撏撦之習清泉諸詩洵有合乎古詩人之義其詠史詩不知何如而其人要可識已嘗予與璞函荒江老屋偃仰嘯歌所覽無非詩者自來脩門

人事刺促又僦屋賃馬之資日計不足璞函固不似予之廢詩要不無應酬之作如今日清泉之境遇予與璞函當日之境過此以往予又焉知清泉之不爲予與璞函也序清泉詩其深有慨於予言也矣

蔣立匪楚中吟序

同年立匪蔣君以詩稱吳中當丙戌春立匪自秦至京師出遊稿示予其詩清壯兼夏聲匆匆未及以序是夏立匪試吏楚中楚故財賦地又善訟聽斷少不當往往走京師投匭持長吏長短故吏楚視他省直省難夫以甚劇之區親不習之事而怵之以思逞之民能復唱渭城

者抛矣六七年來聞立崖治狀甚著頃以褒授入關日相與談藝而不及詩閱五日始出詩百數十篇所爲楚中吟者相示意欿然甚下若編不富而格稍降也古之詩人抒性情陳古昔若左記室阮步兵顏光祿沈吳興多各以詠懷詣謝公吳會吟自傷系俗吟矣則雖異而所操皆土風其體從樂府惟鮑參軍之擬白頭吟李翰林之擬梁甫吟類皆古歌詩立崖所望望縣以其餘事道山川風俗之美與夫賢士大夫作爲歌詩嘗唱三嘆詩與樂相通即吳會吟奕以異也吟之高者鬱壯者龍苦者蟲哀者猨之數者性情旣異吟聲亦不侔凡詩皆

具性情。永之爲詠，申之爲吟，以立崖之性情而又寫諸所治之山川風俗與夫賢士大夫，即詠恐有不足矣。予見近代詩人類以吟名稿，聊舉吟咏之義俾知立崖之詠之合於吟。至其詩之工，西涯光祿已序之。予向者固已清壯目之，詩則猶是也，而謂降格哉。

顧牧原倚霞樓詩序

揚州自錢塘厲徵君爲寓公，一時詩人以矜練相尚。其吟苦，其格新，其材半取諸稗編脞說。士之遊於揚，及與揚錯壤者，貌爲行卷，與吳詠君設綿蕝徃。予嘗爲寶應王少林、丹徒鮑雅堂言之。二子顧盛推如皐牧原顧君

晉吳體吳體溫柔而少敦厚人不無病之然於詩教猶得半予灑然固已異矣頃以試事識牧原於棘闈既竣事牧原出詩三數卷介同年蔣立厓屬予論定立厓故吳人與予俱嗜吳詠竊欣然以謂同聲之應乃其古詩謹守尺度五七律縱橫獷放一往不羈與吳中近習肆於古體而律體苦拘拘者正相反予乃詫少林雅堂之不知言而出宰山水縣讀書松桂林者立厓而外又有一赤幟也而牧原曰此卷即二子未嘗論定自丙戌以憂歸里頗悔少作手杜詩一編亦不敢妄有規仿家有小樓臨碧霞祠竊假嵩詩危樓倚斷霞者名之因以名

我近詩然則牧原固由吳體以進而非錯襄於揚之浙派也更審矣譬之於霞赤城也天半也若乎其駁者矣試質之二子何如也

李慇吉青蓮館遺集序

歲丁丑壬午
天子巡幸吳越士奏賦待試命以李君慇吉才當甲選時試卷無彌封奏名下君皆在乙等再被文綺之賜人又無不為君惜先是君尊人徵堂以辛未奏賦被乙至癸未偕子舉進士顧不與館選而君高祖秋錦先生試康熙己未詞科不利則又以君所遇止此為故事耳矣

君歿後七年，敬堂爲令姪郎瀕行，屬序君遺集，俾附秋錦山房集以行。嗚呼，以君之才，且窮而嗇於年若此，予則何足重君。然予以丁丑制舉與君爲同年，念昌黎銘其同年生李元賓，元賓有文三卷，外集二卷，銘頌不載。元賓官太子祕書郎，而君僅舉明經，年亦二十九歲，猶令君皓首槁項，以諸生終老，君雖歲月何渠不足以慰名父之心，乃遇矣，卒猶不過勸遊告歸，一病遽斃，天之所以嗇君，可不謂酷焉，抑何如並此才而嗇之爲得也。然予觀比年來，如長洲劉企三沚、吾邑葉方宣抱懷，所遇與君同，其等或不逮，遺文都不可知，君所作附之家

集有井水處將誦之他日志之藝文傳之文苑庶幾無所媿而亦無憾也君有周易彖義十六國世家系表後唐書共若干卷蓋非直文也此直詩若詞焉耳予不論其工而論其行世若此世有識者其取而論定也

乾隆三十七年

雅州讌樓唱和詩序

王師三路討兩金酋雅州值南路之衝而西路之背嶺一自郫灌臥龍關進一自雅州蘆山會達圍而南而西是又為中路凡中南路軍行裝餽饋驛遞皆取道雅州州自雍正七年升為府城西南北皆瞰江山勢重阻

登覽閎壯無錫杜凝臺觀察以督運移節其地籌餉既暇登高能賦一時和者十餘家明年五月予按雅試竣觀察復以屬和合前後唱和諸什將鋟板焉自昔雅頌所陳如在泮獻囚淮夷來同祇魯人侈頌之詞若治外之采薇及出車采芑六月江漢常武諸詩詠周宣者信矣太史公猶以薄伐玁狁至於太原城彼朔方爲襄王時詩班固以靡室靡家玁狁之故爲刺懿王而出車彭彭城彼朔方爲美宣王而作今采薇之詩毛氏列在正雅良以征伐自天子出義固有美無刺也李太白聞安祿山反作詩云太白入月敵可摧後祿山死時太白果

八月韓退之充淮西行軍司馬當郾城秋晚聯句蔡尚未平而雪下收新息陽生過京索亦若入蔡歸朝之期預卜者此詠歌之故與吹律相似而儲胥頓置之時有投壺雅歌之勝尤以見師行無犯非止如采薇所稱其幕僚勝友若李正封之可與後會聯句者又不可計數陸梁小醜之不足平即是編可信也予既和之復樂得而序之庶後之讀者有所考云

響泉詩序

詩競言音節矣音之起由人心比音而拔之乃有節節易近而音不易傳清濁大小哀樂剛柔音之屬也遲速

高下出入周疏節之屬也清廟之瑟壹倡三歎而有遺音音貴微而難言故漢魏六朝初盛唐諸家之詩傳者節也不傳者音也比音以進節無不應節者矣按節以審音無不知音者矣予去春抵蜀時響泉觀察示所作嘉州渝州諸五言於近賢則大復昌穀為近既乃盡出所為詩詩約有三變愈變愈遒而出入多在逸處自言少習唐音於大歷後未一寓目既乃泛涉宋元明諸家以窮其正變迺不快意處慨歌李杜詩三數篇其音輒與心動故節不必唐而音不可不唐予乃以歎音之感人深而節尚無與也夫詩之節隨乎音音既足感人人

又必選音以妙於所感故曰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以聲歌之所宜養吾心心有動而宣爲音庶與風雅頌之音相應而節無邪中爲吾不知響泉之比音以赴節與救節以審音而其道已微矣逸氣之得於天固無論也昔孟東野樂府俞黃魯直之詩同時如退之永叔子瞻苟好之而效其體論者以爲是由才大然體後於氣猶之節後於音體似矣不盡有其氣節似矣不盡有其音響泉之好初盛唐之音有意比之繼且無意比之宜其赴於心而音之有

以動吾如是也、且夫泉仄爲氿、尾爲瀸、正爲濫、縣爲沃、丁然漻然、訇訇然、響者音也、抑節也、或曰李汧公有琴名響泉、響泉以喻德、且喻詩、故其自號與其集、咸取此、夫琴吾不知也、序此詩以爲知此音則幸矣、

北征集序

宛平查丈恂叔、以庚寅春觀察松茂、時金酋干討、饑饋驛騷、駐桃關外、且五年、今年六月返成都、旋率屯練出松州、抵郎馱、按果羅克番人掠青海牛馬事、果羅克其種自吐蕃、其部下中上、其土司百戶千戶、其地直松州西北千里、州直成都北七百里、觀察備署按驗閱四月

復返成都集近詩一百餘篇名之曰北征而𠩄予序其緣始夫番謂之藩職方氏九服蠻服夷服鎮服藩服大行人總謂之蕃國世一見若起軍旅作田役比追胥皆掌之小司徒而追胥則有竭作之令當周盛時政教修明奸慝預禁宜無有寇可逐盜賊可伺捕發而驅民之卒伍合之有其法教之有其素然祇用諸六鄉而不槩諸九服外之抑難之也今威棱憺讋萬里亭障之外將以鄉遂治之 大兵又適討金川其有不襲不難移師以指其聽既服辨其人民財用穀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而舉見之於詩蓋班叔皮自長安避難安定爲北征賦

杜子美自鳳翔東北赴鄜州其詩亦名北征二子者不曰遭世顛覆則曰遭時艱虞都伊鬱不得志觀察身受重寄垂三四年既習見夫軍旅田役之政又能以追胥之責襄大司馬所未逮乃其詩也矜衆有他勉氣格傳於後亦無疑顧予往來成都兩年未獲經觀察所經以激發其志氣論觀察詩不啻攬職方氏之中外圖彼大司徒之圖國中無足以驗觀乎域外爾矣

勉齋詩序

詩者學之一端有所言在此而所感在彼如晨風之悟慈父鹿鳴之感兄弟同食也所言在此反若不必在此

則鏡花水月、與夫羚羊挂角之喻也。古之詩人原本性情、讀者各自爲感觸、其理在可解不可解之間。體裁既興、門逕備異、由是入者譬之影書廓塡、雖下眞蹟一等、體悟日久、自成一家、舍是則非但不克成、抑不克入。孔子語弟子學詩、而後之人以詩非關學、吾未見其可矣。虞山錢子勉孫、稟抱穎異、甫七歲、人即傳其題餻之句、其近遊詩二百餘篇、神采繽濛、與才調甚逼近竹汀宮詹、嘗序之以行。十餘年來侍尊甫檢亭先生自楚而越而秦隴、出玉門、登葱嶺、測蒲類洞、今又轉入蜀。舉古足迹罕歷之境、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瑰瑋磅礴隱起方寸

無不發之於詩學曰廣詩亦曰富曰工蓋詩之學莫如遊遊各有職志惟過庭隨宦為職志所不居不才者以之養資才者以之承學視他遊尤美視他人詩宜尤富且工則以是為勉齋幸爾矣才調集以虞山二馮為功臣而虞山之言詩有力排何李為雲間諸子難者今兩家之郵已通不必以土風軒輊勉齋初業累進而言在此則必在此信不為弔詭所奪者昔東坡言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晁以道和之則云詩傳畫外意貴有畫中態以救坡公之語之偏予見勉齋之詩之不偭乎學也爰揭其旨以俟論定云

蜀遊詩鈔序

丹陽陸君赤南入蜀九年錄所作詩前後八卷以行文錄蜀近人與近人入蜀詩數百篇五十餘家凡天地人物之無與蜀者詩雖工弗錄也古者陳詩觀民風故列國皆有風太師教六詩風賦比興雅頌蓋詩之起莫先於風謠有風則賦比興之三體備而雅頌出之蜀遐處西土其名始見泰誓其風固輶軒所未采宋安吉袁說友起巖輯漢以下至淳熙蜀人詩文爲成都文類明楊慎用修本之爲全蜀藝文志意以徵蜀文獻非蜀產亦弗錄焉然予讀韓魯詩芣苢蔡人妻作行露申人女作

邶柏舟衛宣夫人作式微黎莊夫人及其傅母作黍離一以尹伯奇弟伯封作一以衛宣公子壽作作是國之詩固不必盡出是國之人若木瓜美齊而在衛猗嗟刺魯而在齊泉水載馳皆衛而在邶鄘是又各從其國之聲以爲聲而采者歌者即以屬之是國唐宋以來序錄日多如高仲武殷璠韋縠陳起之徒皆嘗舉一時之詩選爲一集若謙而不有取少陵鈔詩之說名之曰鈔則篋中例也曰遊則江湖例也繫以蜀則陳詩觀風之義繫蜀人而及入蜀之人則猶是黎中之繫鄘衛黎之繫邶封壽之繫王風之義也抑予又疑古之采風者及

曹鄶諸小國而不及吾吳且延州來季子之知樂言子之文學宜有詩而無詩至晉宋而所稱江南音者乃斯蜀之詩宏自漢子采風來此未能綜甄決擇以備太師之教而君遊跡所至攬其人與詩俾有以傳世行遠郎一時蜀之風賴以存其可無一言相質也異時君自蜀歸庶錄吾吳近時之詩以質采而歌者之比烈於古焉



南滙　吳省欽　沖之

序三

慰忠祠詩序

三代之將本剛亶王時為盛若尹吉甫方叔召虎皇父程伯休父戡定外變詩人稱之而干旄之役祈父亦列於雅秦穆公誓師之辭掌於史達於四方序於孔子之書曾參童汪錡可以死可以無死死無盜於魯孔子謂其執干戈衛社稷至杭慨志節之士奮不顧身舍生取義義之既炳同仇者甘於所憤討罪者壯於所直是故

常山死而後河朔應司農死而後京闕收露臺死而後宗藩播越在我朝若范文貞之死閩馬忠毅之死桂皆矢死以激天下之義以翦除憝惡而開不世之功此有功臣必先有忠臣忠之分不同其於義則一也促浸弗龔致肆天討歲癸巳六月十日賊人闖我木果木大營定邊將軍大學士溫公歿於昔嶺武臣死事者先後若干人文臣則戶部主事趙公文哲等先後二十有六人禮臣據禮議卹予祭葬予廕予祀昭忠祠其在成都憲臣闢草堂寺之西爲祠而名之曰慰忠是秋促浸復平丙申二月儹拉平詔命於將士死事處

如葉爾羌郭舟山故事收骨爲共塚其魂毅魄雖徑不朽矣夫爾酋不過一土舍其戕虐同類煽爲招至維州橋之謠亦非如叛臣在內之逆之甚此二十六人者惟守壘畧視守土其他若奏記若度支若後先奔走皆非有必死之責卒之礮胸喋血義不反顧稽古忠義傳所載無茲時若此之多而　國家磨厲人材臨難不苟天人憤甚不轉瞬而紅旗馳自祖獻祀在令典傳在　國史以視　紫光閣圖象功臣何多媿焉予檢聞二十六人之死又屢拜祠下慨未有所紀述以附史官之後而研齋太守人系一詩揄揚忠孝論而錄之有補於世道

人心非直爲二十六人廣其傳已也今　大功告成文德四洽江漢常武之林試揚休而再爲泚筆焉可乎

陸藜軒詩序

曲阿陸子藜軒客游十餘年相遇於成都意抱軒渠談讌旣習出示予已刻未刻詩五六百篇大抵得之於游其間游蜀入年所作十七八蜀故詩境古詩人入蜀者必首言少陵少陵詩莫富於夔而居成都先後亦五年崎嶇戎馬譏閧交作悱惻抑鬱之致不期然而然不然以藜軒之游之若是其遠且久容有不得已於中而觀所爲詩惟是紀山川風土朋友酬對之勝與夫先代興衰

之迹、王師撻伐之威始知承平士人雖身不必早遇而救之位爲拾遺時值天寶者其爲幸良多也方予入雲棧時人事刺促好景不遑領將泝窮戎涉潼水凡藜軒所目遇而口吟者暇悠然會之或發洩其一二以爲雲龍之上下而未敢必矣荷蜀境抑奇藜軒之人與詩故泚筆而識其槩如此、

堯游詩序

錢塘張君仲謀負異才既屢試不得志汗漫游府間居京師數年諸貴游多從之學頃就養其子清澗官舍復以雲棧奇勝中年人腰腳可濟抵成都三閱月矣予既

乞其分書，復假抄所校薛氏鐘鼎款識，並得其堯莊詩若干卷讀之。堯莊，故山陰地，君先世自此移錢塘，名之示不忘也。詩之體有四，而言者何？曰風雅。雅爲天子之事，不須言國，國則風化之界，其詩以當國爲別，故謂者特詳。後世封建不行，不可以國謂，而風之旨流於山林，雅之材流於臺閣。臺閣之集，其名或以紀元，或以官，或以所官之地，而不求聞達之士，如隱居之詩名笠澤、姚仲先之集名茸堂，謂者有以知之而論之。浙東西雖界一水，而風化未之有界，君游約在錢塘，復我邦族之思，何可以遂已？乃以此名其詩，而其詩纖穠擇雅，故信非

土風所得而同者古關雎鵲巢諸詩禮用以合樂而寺人孟子緜蠻微臣之詩並列於雅風與雅其道自兼以君之才令致身於臺閣之間雖雅材可無多遜惟是過有所嘗奔走帆千萬里志氣激發詠歌勤苦即甚不得已而無幾微誹亂之詞其詩與其人固若是可識也後之論者因君之所以名集者而思之其亦有當於忠孝之義也夫

沈澹園詩集序

歲丁酉之十一月予將返國門澹園太守自澶川寓書請序其詩三返而請益篤憶壬午春識澹園於閶門明

年癸未先後皆至京往返申暇顧未嘗見所爲詩洎備兵蕪湖落職再至京壬辰來蜀爲郡丞權順慶府事旋守潼川予以癸巳春過昭化天雄關澹圃題壁詩在焉嗣予按試兩郡少暇輒唱和澹圃家故杭杭之州其湖山之美自宋都南改佳麗儗之六朝顧其俗者近唐魏務節嗇少易儀數十年來如湖上詩社諸公都有集傳世邊幅整嚴而其體被微弱而不能變變而不能成方雖風會爲之抑或囿於地也澹圃所遇不一而灑脫世故惟朋友骨肉之愛歷久無所渝於中當羈孔迫時棧雲微雪于役日久道塗郡守官政不繁而民不擾能

以餘力興舉廢墜拓亭開壽丹高有賦盡古守郡之人之詩自謝康樂始著其後若退之之於潮子厚之於柳樂天之於忠於杭於蘇永叔之於滁於潁類皆有所開濟以餘事爲詩人雖其體峻易不同而誦其詩可以知其政世之言詩者不曰詩言志則曰詩以道性情志與性情主於中天地山川谿谷草木鳥獸政治之失得感於外澹闓以中之所得感於外之所至而自公既暇又有以牢籠萬物陶冶性靈黽勉氣格不特湖上詩社諸公屐齒固未嘗到即永嘉諸咏亦局促於邱壑間而詩之變猶未盡矣今夫水洄爲瀝苦爲鹵鹹爲海甘爲醴

及與之瀹中泠之泉而味若無極者淡故也詩之淡可以見志與性情之眞而吐納者深若水火之尚其齊陰陽之尚其得覗陶匏之酌水有不可同日而語者瀹閎與予之交非所稱成於淡者耶序其詩因並及之

龕山詩集序

己丑夏伯川從予為應舉之文伯川舉亦未嘗俾發領屢試不利以其暇學才調集中詩數千里馳寄予清灑溫麗不售於作詩之旨乃寄以詩特應舉之一而文固有舊業焉今年春京邸再見則鬑鬑然以貲注佐鹺政萃獨者學攻時文之力於詩詩亦不復為應舉之體予抱

腹疾淹月人有言伯川知醫且數起危殆因屬其處劑而投之忽忽若疑沮閱旬日復診良已間總其前後所鈔龕山詩請序以行龕山者伯川所居南二十里磨龕山志地家多不載而巖壑蒼潤爲太谷遊眺之最伯川以山之名不出其鄉而世之柄文者不知其文與其詩若不能不亟標榜者自予觀應舉之文其高下得失決之者驗否大抵參半以今日之所試明日又試之而放與否不必盡合伯川爲應舉之文不亟亟爲應舉之詩乃其文不見知矣即其詩人豈必盡知之雖然君子不務乎人之知而務乎已之可知未可知而知倖也可知

而不知命也今置身科第者流不必人皆有集而憔悴專壹不得志於時之士一聯之俊一語之工流傳或至萬口伯川此雖中落而少襲豐順所裁就頗可觀以彼衡此業可以無嗛於時第因其心之嗛者而用之詩必日益富且工而知不知姑無論焉初伯川入都或欲致之門下輒謝曰鄭元雖大儒所原終不以師事而顧嚴事予予知其質之大可造而方書證治之效之著者予衡未及知今試以言醫者言詩發題諸候也別裁脈訣也徵材藥物也漢魏至唐宋大家名家方劑也語曰學醫人費學書紙費伯川費紙而未嘗費人以醫之有可

知知其詩之必無不知伯川勉乎哉、

沖泉方伯集韓詩序

語曰、杜詩韓筆、劉夢得李習之皇甫持正之徒皆稱誦韓公文而不及詩、宋景文言公公退之暇、輒相與談讌論文賦詩、洪景盧於公古詩二百十、聯句十一、律詩一百六十之外、錄竇氏聯珠集所載公分韻得尋字五言律、而於詩皆不置論、後之論者、以貞元元和間、惟公一人能學杜、如太華少華太室少室之竝尊、硬語盤空妥帖排奡、即公之所以自道其所得而已、錢塘沖泉方伯嗜公詩、終卷誦不遺一字、往嘗離合句義、凡得若干篇、

語意渾成若自已出蓋吾師文莊公和聲鳴盛在庭教誨昔兄山舟侍講集杜句先後百十餘首而方伯爲精遊心如小乘小室之有以出頭地即一家之言爲言視他人集衆人之句而成之者其難易與純雜爲何如也景盧論景文所錄公佛骨表潮州謝表鱷魚文皆不甚潤色而換進學解數字如招諸生之招爲召障百川之障爲停爬羅爲杷羅焚膏爲燒膏晷後爲暉後頗不如本意平淮西碑千六百六十字才節減[illegible]不憶當然無有改換減節於其間而公之斷句不啻公之選詞世有柳州當盥薔薇露讀之然方伯自言所爲無謬巧止辦

一熟字熟極巧生人毋徒炫其巧而不思所以熟之也哉

秋海棠倡和詩集序

徐君茳堂秋海棠詩徵予為之和和者數十百家五年而集成又四年茳堂返自金川軍幕中和者十餘家並授予讀之而序之曰詩有六而比興以通賦之窮比之義視興深騷楚辭以惡草比小人以香草比君子茳說文作蓨楚辭茳蓠各五見言之不足而長言之以喻其潔芳以寄其憔悴專一之況茳堂以茳自信困公車二十年其賦是詩宜有近夫憔悴專一自道其幽思者

之所為矣而緣情體物不靡不怨人曰比也芷堂曰賦也和者曰賦可比可興可也予和詩距今九年來蜀且四年芷堂先予來二年俯仰昔遊相對若夢今芷堂尚羈軍幕或予先還京師雖欲遍諸和詩而讀之而序之其可得耶是不止物之幸不幸已也昔薛許昌自炫其海棠為支折楊柳諸詩其柳枝詞自許同劉白二尚書繼為蘇州刺史賦楊柳枝詞世多傳唱但文字太僻宮商不高洪興祖以謂薛所作皆無過人故白蘇大令芷堂之詩過乎人和之者不必無劉與白人來為秋海棠幸之柳秋海棠依海棠為名海棠無香惟嘉州者有香

其堂治彭山距嘉州二百里耳試酌酒一倡焉可乎

笙閣詩序

休寧戴滋德隱武邱之塢織屨而食擁笥而詠自其齊甫杳園乙榜授詩妙齡不為干祿之學一遊京師歸而繼室吳下所居有笙閣不知者乃以玉溪銀河吹笙詩疑之乃其心則慕陶通明之築三層樓已處上弟子居其中賓客至其下欣然聽吹笙為樂也笙之質刷以匏枵然而空差然而列管管端有簧簧十九曰巢十三曰和三十六曰竽故笙詩掌教吹竽而竽之音主於冬至笙則太蔟之氣應物生之時其在磬師西階用頌磬東

階用笙磬而笙實爲衆音之長滋德學詩以來所作甚夥往往棄去不復存所存數百篇大不踰宮細不過羽鏗鏘鼓舞使人如研羣聲之清而得其和樂以所存者信其所不存以所見者信其所未見者不徒洪纖短長之合度已矣吾聞鄉飲酒之禮鼓瑟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三人和一人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主人獻之西階上一人拜於下衆笙不拜由是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故曰鼓瑟吹笙吹笙鼓簧笙詩既亡其義尋以序而存自劉氏敞南氏份讀亡其詞之亡爲無謂六詩皆有聲

無詞無其詞而命之曰詩吾不信也夫以滋德之詩之
足以存而予祇守職役未獲至閤下一聽其所吹之笙
爲鄭笙之義畧陳之其慎毋投老閣閭而不求夫肄三
官始之義也

稷堂試體詩序

唐賢詩最重二應體謂應制應試也若勇泉之助教爲
駢體文出入楊王二宮賦而近代謝次迦陵世績稱威
諸公獨開一生面其所擬應試詩予篋中存者數十首
爲詮次以行昔林去華有省題詩二百首或曰去華工
他文奈何以五言六韻行世劉後邨曰雖以此行世亦

以見夫華之頓挫久而後鍛錬工錦城除藏竹屋倐然是說也㿻㿻乎蓋如遇之